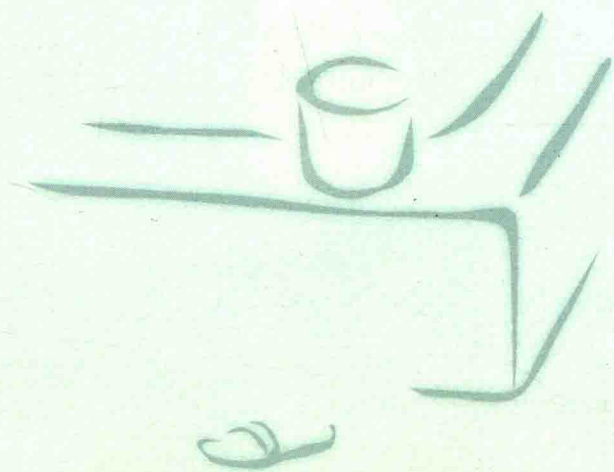


冯苓植文集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出浴

C h u y u



 文匯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长
篇
小
说

出 浴

Chū y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浴 / 冯苓植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7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第七卷. 冯苓植文集)
ISBN 978-7-5496-1948-1

I. ①出…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2448 号

•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

《冯苓植文集》(长篇小说)

出 浴

文集总序: 钱谷融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冯苓植

责任编辑: 张 涛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10 千

印 张: 26.5

ISBN: 978-7-5496-1948-1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 钱谷融

这是一位久居偏远地区的作家，不求闻达，甘于寂寞，大半辈子都跋涉于茫茫的戈壁和荒原之间。

疲累了，写作便是他喘息的港湾。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文学，是他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使我知道了远方尚有这么一位作家。他似不太注意文字的技巧，却绝不乏内在的淳朴和真诚。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推介文章，曾转载于多种文摘报刊上。后来，在中篇小说《虬龙爪》的讨论会上，我们终于得以在上海会面了。并且还在《文汇报》上有过一次笔谈，进而便形成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相知相亲的关系。

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似乎很难见得一丝作家的派头，倒很像个远方归来的行者。拘谨中不乏野性，疲惫中略带不羁。文如其人，这或许就是他一系列作品的一个侧面写照。他好像很不关注人际关系，而只是在埋头写作中寻找乐趣。

听说，他曾调到北京又返回去了，调到天津他还是没有前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或许茫茫的戈壁荒原更有助于找到自我。也有人问他怎么能甘于寂寞？他说，有书，即使是在沙漠里也会张起一片浓荫。是这样！他是在古人和今人张起的浓荫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但回首看来，他留在起伏沙丘上的足迹也是很规则的。为此，也很难谈及他的小说一贯风格。举例说，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和《虬龙爪》就不像同一作家同一时期所为。而长篇小说《出浴》和《神秘的松布尔》也是如此，从选材到语言也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同样，散见于各大报刊的散文随笔也不例外，《克隆皇帝》的治学精神和《天地大舞台》的自我调侃也

似判若两人。是的! 他笔触涉猎很广,除散文随笔之外,曾写过草原小说、市井小说、山野小说、推理小说以及现代派小说。语言似乎也很不统一,有京韵京味的、土腔土调的,还有类似翻译语言的。有人也曾问过他这是为什么? 他回答说,这说明我绝对成不了大作家,因为我总找不到自我。依我看,这或许就是他的“自我”,或许就是他! 多侧面、立体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冯苓植。

1999 年他退休了,我本以为他为文学行者生涯也该结束了……

谁料传来的消息却是,为了回报草原,冯苓植又苦行僧般的为苦研《元史》钻进了中外古今相关的史籍之中。而且一钻就是十四五年,甘愿离群索居自得其乐。但我深知,这是冯苓植仍在寻找冯苓植,仍在延续他那行者风格。腿脚不行了,就伏案神游于古代草原上奔腾的金戈铁马之间。果然,最近听说他相关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与长篇读史随笔《大话元王朝》等均先后出版了。

不蹉浑水,甘于寂寞,永远在寻找自我……

最近听说,上海文汇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他的文集,我为这位十几年未见的老朋友感到高兴。冯苓植曾向我介绍过,他虽遥居草原,但相关文学创作的“社会大学”却是在上海完成的。从少年时期在《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发稿,直到在《上海文学》《小说界》以至《收获》发表作品。上海编审们的“点化”令他终生难忘,故而出文集也算对师友们的一种回报。而他却又称,这毕竟又纯属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现象……但我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文汇出版社能为这样一位远天远地特立德行的作家出文集是很有意义的,也不失为一种别具特色的选择。步履蹒跚,往往更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特点。多方探索,更有助于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那就让我们打开这套文集吧,去了解“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位行者似的作家。

路就在足下,路也在远方……

不见苓植已有十好几年了,遥望北国,不胜思念之至! 就让我在上海以此序为这位远方朋友深深地祝福吧!

书中主要人物介绍

小鸡眼李：

生于市井的修脚圣手，长于朔方的搓澡能人。一生嘻嘻哈哈颇多坎坷，但最后却能在澡池子里终成“正果”。

老鸡眼李：

小鸡眼李之父，对祖传绝活儿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一生唯知谨慎“守礼儿”，却意外地竟不得“善终”。

杏儿：

靠当年近于卖身的十块银圆，后来竟变幻成为山里一位土地主的女儿。或许说她才是小鸡眼李终身的“真爱”，但是命运多舛，后来竟带着他们的孩子重新回到山里，成了一位哑巴的老婆。斩不断的情丝，不幸20岁刚出头便夭折了。

老横二：

落魄的镖师后代，靠卖大力丸混饭吃的江湖好汉。曾是老鸡眼李从小时的“发友”，只可悲后来竟然因为追求“极乐”而暴卒。

小横二：

老横二之子，小鸡眼李的莫逆之交。武林高手中的“另类”，最后竟改行专门司职于医院的太平间。

环妮儿：

钉鞋匠之女，又柔又顺且曾受过多位男人的折磨。差点言差语错地成了小鸡眼李的老婆，但最终还是嫁给小横二为妻。

金七爷：

大名金一脉，人称“小祖宗”，属贝子爷后代，属市井中一言九鼎人物，曾帮助过地下工作者吴非。解放后任文史馆员，后被打成右派离家出走，竟神出鬼没地又当起了鞭杆子这一行当的“小祖宗”。

莫铭：

金七爷的大外甥，医大毕业，外科名医，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竟敢喊着“士可杀不可辱”

一头从大烟囱上扎下。

小柳柳：

名伶之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戏曲名演员。莫铭之妻，生性高雅。但在丈夫去世后，却颇为暧昧地偏要嫁给个“捧臭脚”的。

鞭杆儿：

以装殓死人为业，纯属神龙不见首尾的另类市井高人。

洋神甫孔约瑟：

早年在朔市教堂任职，著有《中国澡榻史探密》一书。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北欧左翼人士，带着当地芭蕾舞团来华演出，并将中国的足疾专家引进北欧。

雪条儿：

真名韩双，弃婴，被神甫收养的小修女。解放后当护士，后又被下放去了山区。似和小鸡眼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后者竟独将祖传修脚秘籍传与她，因此，她作为此方面的专家去了北欧，在那里成了名医。晚年回国定居后，竟要与小鸡眼李“生不同衾死同穴”。

杂碎常：

是卖羊杂碎、开大烟馆的老“杂碎常”的后代，“塞外阁酒家”的伙计。解放后从工会小组长一路攀升到街道主任、副区长。大裤裆胡同的是是非非都操纵在他手上。

墩 嫂：

杂碎常的妻子。当过澡池领导，后升为街道办主任。

刘 爷：

即刘掌柜。“塞外阁酒家”的老板，自称“朔方小孟尝”。大裤裆胡同举足轻重的人物。解放后当过工商联副主席，后被打成右派，但为了表达“只反鬼金七不反新社会”而最终致疯。

吴 非：

著名的大文化人，且兼有很高的职位。在朔市搞地下工作时，与金七爷、男坤、庙祝、鞭杆子等市井人物关系密切。

开泡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的一生似一直都在印证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能如此盛名经久不衰者，时至今日朔方雅俗两界仿佛尚仅此一人。

身不由己，似又要有惊人之举！

为此，追星族们莫不打开电脑上朔方名人网站查询，致使有关他的网页竟因点击频率过高常被堵塞。后来终于在“成就”栏目里浏览到了下列资料：曾入选美英等国传记中心所编纂的诸如《世界名人录》《全球五百人传》《东西方文化名人辞典》《世界医学大百科全书索引》等多种国际权威性辞书，并至今仍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当点击到“学历”一栏后又会使人大吃一惊：文盲！网站似要的就是这种“拍案惊奇”，为此尚专为他辟有“知己评说”栏目。语出不凡！果然令点击者莫不愕然惊叹。天哪！竟会是：做人倒霉，做鬼起哄，做神还成！

但毕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随着一位外籍华裔女学者四十年后的重返故里，他很快就被挤出了名人网页。须知，电脑上提供的背景材料更引人注目：世界知名的足疾专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学术使者。曾用多种文字出版过论述中医文化的专著，现仍兼任着多国著名芭蕾舞团的医疗顾问。此次回来不仅是为了寻根，而是要永远投入祖国的怀抱寻求最后的归宿。

暂时顾不上他了，且看眼前这叶落归根……

而鼠标点击下出现的她那照片，似也和他沾不上任何边儿。那远方归来的女学者虽已年近七十岁了，但衣着高雅神态中仍流露出一种特殊的魅力。满头

银发似也难掩她当年的秀美风姿,这就更无法把她和一个“文盲”连在一起。但随之出现的一组组画面就让人若有所思了:她在被称为“浴城”的清俗一条街上徘徊;她在被称为“东方浴文化中心”整旧如旧的古老澡堂子前驻足;她在和一个叫横二的威猛老人深情握手;她在和一位名丁环妮的老妇人相拥而泣……显然网站早有精心的策划和准备,每幅照片下不仅打出了相关的地名和人名儿,而且还总会紧跟凸显出三个字:想到他!

他?蓦地有关他的网页也豁然打开了……

电脑屏幕上似只剩下她那双回首往事的眼睛,而它那古老澡堂子的旧貌为背景竟渐渐叠映出一行字儿:修脚圣手、搓澡高人、东方浴文化杰出的代表者!(1932—1960)

令人愕然!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撮合”……

本来人们在网上查知她“一直独身”后还以为这“纯属巧合”,却谁料电视上播出的“朔方新闻”竟让人更犯糊涂了。只见她正带着三个面目酷似的儿子、两个金发碧眼的儿媳、六个不中不西的小孙孙,在众多亲朋故友和朔方要人的簇拥下向远方的一处陵园走去。葱茏翠绿间渐渐闪现出一座典雅石砌的合葬墓,显然是来追思悼念逝者并视察自己预留的“最后归宿”。而报道解说似也在明确无误地告诉大家,另一半里正是新迁葬而来的“东方浴文化杰出的代表者”。匪夷所思!但更令人不解的还在于,那横在墓前屏风式的汉白玉大理石碑上并没有留下他和她的名字,却意外地带着标点符号只刻下一行镏金的铭文——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画面暂短,内涵颇丰!不但尽显外籍女学者四十年来眷恋祖国深深的感念之情,而且似也把另一位在死后四十年推向了一个尽善尽美极致的高度。是显得有些别扭又很做作,却又绝对有助于为一种美好而又古老的追求找出前卫的理论依据。

生不同衾死同穴……

如果仅此而止,网站的操作肯定会被认为陈旧蹩脚。但雅极必反,却谁料那位迟暮而归的女学者竟在他的网页上又有关于他的现身说法。从一条芸芸众生熙熙攘攘的老胡同说起,终于捎带出一段悲悲戚戚、嘻嘻哈哈;冷冷清清、热热闹闹;规规矩矩,乱乱哄哄;既嬉皮笑脸,而又超凡脱俗的市井往事。

时光倒流,数风流人物还看过去!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第一章

壬申年。猴年。公元 1932 年。

过了正月十五是十六，过了正月十六是十七，一连三天没明没夜地折腾，可十世鸡眼李就是不肯顺顺当当地出来。似突然改变了主意，致使大裤裆胡同的老少爷们也只能继续引颈以待。

望眼欲穿，心急火燎……

而十世鸡眼李却仍然久久不见动静，似乎觉得还是在里头舒舒服服待着更好。虽混沌沌，四周却溢满了温馨。是懵懵懂懂，但唯此便觉得更加惬意。更何况！头顶还总悬着一颗什么玩意儿在为他跳荡。柔情脉脉，永不倦怠，生生不息地在为他注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前几天的一通拳打脚踢只能算一时冲动，似临了这才发现里头才是真正的洞天福地。得！任“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犯倔！却更激起了各路诸侯热情的关注。

各路诸侯？在这里系指各类身怀绝活儿的市井能人而言。须知，大裤裆胡同乃这朔方古城三教九流会聚天地。人称“漠北王府井”，又名“塞外小天桥”。就是因有各路诸侯在此竞显身手，从而才使得“两条裤腿儿”逐渐成了闻名遐迩

的闹市区。十世鸡眼李? 以驴肉陈、膏药王、茶馆刘、白铁韩、飞叉张、掌勺胡、顶幡马、杂碎常种种名号而论,当也属大裤裆胡同的一路诸侯。只不过此鸡眼绝非彼鸡眼,乃系指脚丫子上的一种疔疾而言。形神兼似,前脚掌、后脚跟、脚趾缝间无处不钻。老年间绝无他法,只有进澡堂子求修脚高手剔除之。顾名思义,世袭“鸡眼李”的尊称当由此得来。井水不犯河水,各凭各的祖传绝活儿混饭吃。但十世鸡眼李的出与不出竟引起如此轰动性的关注,各路诸侯这种“咸吃萝卜淡操心”的浮躁确实令人费解。

蹊跷!一反常态的蹊跷!

要知道,鸡眼李世家虽勉强也可算得一路诸侯,但胡同里的老少爷们却从来是不屑一顾的。绝活儿是绝活儿,可操的属“贱业”。归下九流,俗称“捧臭脚的”。就连市井之中也早有不成文的规矩:妓院的“大茶壶”、殓尸的“鞭杆子”、澡堂子里“捧臭脚的”人等,均不得进入茶楼、酒肆、书场、戏园子。以免脏了地面儿,连带败了客官的雅兴和胃口。但也绝不能说这种浮躁是纯属无风起浪,要怪也只能怪一位娇娥的出现彻底搅乱了各路诸侯特有的心理平衡。

老天爷!一朵鲜花果真插在了牛粪上……

1927年,口内绝收,饥民如饿蝗一样扑向塞外。哀鸿遍野,这朔方古城遂有了“人市”。席筒卷着妇女,两块大洋一个。不挑、不拣,老少美丑全凭着扛回家碰运气。而当时的鸡眼李家尚只有光棍儿一条,三十出头却仍难讨得一个婆娘传宗接代。困难?都嫌他那一身永不消失的臭脚丫子味儿。也只怪各路诸侯公认的“小祖宗”金七爷一时兴起,愣让打把卖艺的老横二给这小子扛回家一个。钱由他掏,运气却由光棍儿来碰。玩世不恭得实在可以,致使鸡眼李家顷刻间围观者如堵。老少爷们七嘴八舌纷纷做出预测,嘻嘻哈哈地冒什么凉腔的都有。这位说:瘸子、拐子、哑巴、傻子、丑八怪尚可凑合着使用。而那位却言道:要扛回个八十岁的老妈亲那可就眼瞅着要断子绝孙抓瞎了。可谁曾料想到当席筒打开后竟会风云突变,一时间愣让各路诸侯目瞪口呆。天哪!竟会是个十八九岁的黄花大闺女!是饿得奄奄一息,但一经展现还是使得大裤裆胡同“六宫粉黛无颜色”。面黄肌瘦尚且如此,后来得了食儿的光彩照人就可想而知了。随之便有了“鲜花插在牛粪上”之说,老少爷们也就跟着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气儿不顺了。

从此，鸡眼李家便成了各路诸侯注目的焦点。

好在人虽长得出众，但一连四年就是不见下崽儿。断子断孙就是断了绝技绝活儿，为此各路诸侯愤愤不平之情才稍有缓解。得！还是老祖宗留下的古训“种地要用短腿牛，娶老婆要娶一篓油”实惠，人尖子是水灵却只会往家里招苍蝇。图好看买张美女画儿贴到墙上去，其实拉熄了灯俊丑都是一个滋味儿。可谁料老天爷就是让人难得心静，第五个年头这女子竟大出意料地怀上了孕。鲜嫩的脸蛋儿更加光彩妩媚，苗条的身段竟逐渐隆起了个“小坟头儿”。说白了看，这就是前头所说十世鸡眼李赖着不出的“洞天福地”。

您哪！终于说到了本书的主人翁……

凡高人问世，必有异兆，果然“招苍蝇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了。不平衡总得找到平衡，老少爷们天生就有这种自慰之法。这期间尤以祖传卖羊杂碎的杂碎常最为来劲儿，竟带头开始为各路诸侯数上了“苍蝇”。其实此人的绝活儿并不绝，祖传的只会暗中往汤里加尿碱以调味。据他说，当今的鸡眼李就是他娘借的种儿，而这小子的那玩意儿更是先天性的“不起秧子”。不招苍蝇下不了蛆，肯定那“小坟头儿”里藏着不少“猫腻”。各路诸侯虽明知杂碎常早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逮着空子就会去“过眼瘾”解馋。但还是被调动起了空前的积极性，纷纷打发老婆孩子七姑八姨前来探听动静。大老爷们亲自出面似有些屈尊掉价儿，各位好汉当然会采取这种方式保持消息灵通。

似迎候圣人圣主降世一般……

也是！那“小坟头儿”里的秘密似越来越多，竟在老少爷们的心目中变得更深邃莫测了。杂碎常挺着草包肚，迈着八字脚，咧着蛤蟆嘴在现场不断发布“消息”，更使得整个大裤裆胡同更激动不已了。听听！掏钱买“货”的金七爷已过时了，往回扛人的老横二也不新鲜了。据杂碎常咬着一位娘们儿的耳朵说，好像还和孤魂滩上那洋教堂的洋神甫沾着边儿。天哪！这要生出个带“贵胄相”的还好蒙混，生出个显“武林风”的尚可遮掩，而要生出个大鼻子蓝眼睛的那乐子可大了去了！塞外小天桥百年难遇的大稀罕，老少爷们就等着瞧热闹吧！

然而，一代高人却仍赖着久久不出……

真吊人胃口！致使鸡眼李家破败的小土院前人头攒动，愣比古代迎接救世

主降生的人还多。嘻嘻哈哈,叽叽喳喳,而且不以杂碎常先入为主的诱导分成了四派:“贵胄派”“武林派”“大鼻子蓝眼睛派”,甚至还出现了“顿起殃子派”。当然了!毕竟是人家的老婆,你能保证人家那玩意儿不会冷不丁挺直了腰板儿?

孰是?孰非?还得等候……

一句话:生出来像谁就是谁的种儿!既追求最激动人心的刺激,又不忘给自己留条退路。市井之中向来如此:有独特的市井心态,也有独特的市井天地。但总是伸长脖子死等也不是一回事儿,姑且先拉出这涉嫌的“四只苍蝇”认识认识。

贵人、洋人、镖师、捧臭脚的……

二

鸡 眼 李

若以“名分”而论,此人当排首位。

鸡眼李,从大清乾隆年间先祖到口外立业以来,他应算得九世鸡眼李了。是身操“贱业”,却相貌不俗。刀削脸、中分头、精瘦的身板儿。虽已三十五六,但从小在澡堂子里泡着至今仍显得是细皮嫩肉的。如若换上一领长衫再摇起一把折扇,走在闹市之中将自带三分书卷气。但可惜老天一不留神儿,错把他推到“捧臭脚的”这一行来了。

没辙!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鸡眼李从小就听天由命,甚至还很感谢老天爷赏了他这碗饭吃。自幼即懂得苦学潜研祖传的各门绝技,父母一死就成了“朔方贝子池”的公认“一把刀”。朔方贝子池,又称“塞北第一浴”。扼守闹市区的“裤裆”部位,得此称号当属澡堂业“幌子级”人物。更何况!鸡眼李人品极好。十二三岁就懂“上街让着走,见人就哈腰”。而且不该去的地儿绝不去,不该说的话儿绝不说。如遇外人不解之时,他还能喟然而答:“咱知道自己的身份,咱守礼儿!”故而在“天上掉下个林妹

妹”之前，他在大裤裆胡同尚颇有人缘儿。知“礼”而不卑不亢，竟颇得一些头面人物的看重。比如前面所提到过的金七爷、洋神甫，以至于踢场子卖大力丸的老横二。

其实，鸡眼李的内心却隐没着一种特有的自尊……

也难怪！当年跟“老祖宗”奔塞北来的各路诸侯，能和“皇家”真正沾上边儿的也唯有他家。据朔方史志载：一世鸡眼李的养父即为乾隆爷驾下的一名“捧脚太监”。虽仅为螟蛉之子，却尽得皇室绝技秘方的真传。果然一出江湖便声名大噪，竟以“浪子”身份出没于豪门权贵之间。只不该玩得过于潇洒，终于被一位王爷设计困囿于深宅后院之内。坦言声称：本王爷一天也离不了你那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极乐手”，可又怕你坏了王妃嫔娥的清名而申了种儿。你若同意阉了，本王爷赏你个四品顶戴。你若拗着性子来，奏明了皇上你那玩意儿还是保不住！多亏了一世鸡眼李马上叩首答谢，声称三日内必自动净身以报知遇之恩。恰好此时有位贝子爷奉命率部北上戍边，一世鸡眼李当即投其麾下随军逃到了口外。贝子爷也深爱他这一手绝活儿，却从此再不提那个“阉”字。贝子府内院是得干净，挑地儿给他照京城的原模原样儿造座澡堂子不就成了吗？有自己独用的“贝子间”，也省得妻妾成群在一旁哭哭啼啼搅和。其间奥秘姑且不谈，但从此这澡堂子便确成了贝子爷讨论君国大事的特殊“议事厅”。而一世鸡眼李也从不离左右，以至被各路诸侯尊为“爷”而红极一时。

往事悠悠，不堪回首……

自尊是自尊，却又无可奈何。谁让老贝子爷不久便寿终正寝，而后继的镇远将军竟偏要把“极乐手”定为“妖术”。为使前任身败名裂，又抄没了一世鸡眼李全部家产将其贬为“奴”。到这位“浪子”抱恨终身去世时，仅给独生子留下了那本老太监手抄的麻纸“秘籍”和无形的绝技绝活儿。进入民国，那“极乐手”更被明令严加禁绝。轮到他在澡堂子里独当一面时，似也只能沦落为“捧臭脚的”了。贝子爷在世时老祖宗被称为“爷”，而现在各路诸侯有时干脆省了“李”喊他“臭鸡眼儿”了。愣把他和妓院的“大茶壶”、殓尸的“鞭杆子”排列在一起，统称为大裤裆胡同特有的“下三烂”。物极必反，人言可畏。鸡眼李是胆小，是唯唯诺诺，但内心却绝不乏“重振雄风”的壮志。难怪要发古之幽思！他盼只盼某一天能有

一位识“货”的贝子爷再世,盼只盼某一天他也能在市面上堂堂正正地当回“爷”!要知道,他那一身大内的绝活儿可不是就用“鸡眼”两字能概括得了的!绝不像杂碎常只会往杂碎汤里调尿碱,而是在澡堂业里真打实干身怀多项绝技的!

也是!且推出几项听听解释……

【一把抓】属搓澡范畴。但此搓澡绝非彼搓澡,一般凡夫俗子似很难完成。泡澡泡到什么火候,赤条条放倒了该摆什么姿势,那期间学问可就大了去了。更何况!先搓哪儿,后搓哪儿;肉嫩处怎么搓,皮糙处怎么搓;头遍水,二遍水,以至毛巾把儿该换几次,等等等等,早已进入程序化,绝对错乱不得。如果将一丝油泥儿提前散落了,那就算不得能耐。而高手搓到最后,却往往能借手巾将浑身的油泥儿一把抓下。然后再展开手中的毛巾,让被搓者一睹“战果之辉煌”。颇具杂技手法,又兼艺术内涵,故人称此绝活儿为“一把抓”。据说,就连京城也几近失传了。

【逍遥游】属按摩范畴。与“一把抓”不同之处在于:绝少杂技成分,全凭苦练内功。推、拿、按、摩、捏、揉、捶、抓,无一不靠祖上真传。或用指、或用掌、或用拳、或用肘,甚至用脚,处处皆显功力深浅。可舒筋、可活络、可松骨、可顺肌,作用已非同一般。可消食、可化瘀、可解乏、可除累,奇效更随时可见。来时带着一身疲困,走时还你一身轻松。故当年贝子爷曾为此慨而言道:可三月不近弓马,不可一日无此逍遥!为此,文人墨客便顺之把按摩称为:逍遥游。据说,京城此行欲另立门户了。

【摘鸡眼】属修脚范畴。若和上述两项相比,似已由服务行业开始向医疗领域迈进。需动刀子需用药,故称之为“绝技”当可谓言之不谬。但修脚这一行却绝非只针对“鸡眼”,而是必须面对脚丫子的诸多臭毛病“全面开花”。诸如去老茧、剔顽肉、削死皮、拔除脚疔种种种种。就单拿这修脚指甲一项来说,便又分别有:拔病趾甲、削灰趾甲、整裂趾甲、除倒勾趾甲,等等等等。而且还有因脚气和汗脚带来的诸多难题,黏黏糊糊,臭臭烘烘,没有一手绝活儿绝对难以应付。好在高手均有祖传特制的各类修脚刀,还有大内传出的秘而不宣的各类药方,这才使得再难伺候的臭脚丫子上也能做出最新最美的好文章。比如后世所流传的

“金蝉脱壳”“大珠小珠落玉盘”，等等，莫不如此。只不该人们讳忌脚丫子之臭，故将此行隐称为“摘鸡眼”了。据说，已有人将其视之为一项古代的先进科技而加论述。

【极乐手】 属秘技范畴。似和按摩有关，却又有自己难言之隐。本来进得澡堂求个一身轻松并无可厚非，就不该有些爷求得却是种旁门左道的销魂秘技。见不得人却能使人“极乐”，尤其对一些德高望重者也算一种补足。虽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却仍能在澡堂子里道貌岸然地老有所乐。老王爷要阉人是为此，贝子爷设贝子间也是为此。泡到火候了，搓得舒坦了，然后便是操秘技者在下体几个关键部位一捏、一拿、一推、一抓。顿时竟让人犹入巫山云雨，畅快得禁不住浑直打战儿。秘技代替了专宠，成群妻妾当然会哭哭啼啼了。此绝招清末民初已被严令禁绝，只留下个上不得台面的雅号：极乐手！据说，大多学者都认为早已失传绝迹了。

而鸡眼李却深藏不露，堪称“四项全能”……

但一连经过这么三天的苦熬苦盼，却因为未来儿子的拒而不出已变得全无意义了。鸡眼李之所以能够忍受由“卷席筒艳遇”所带来的种种讥讽、嘲弄、戳脊梁骨，以至差点儿被唾沫星子淹死，还不就是忍气吞声地为着这新的一代传人出生吗？而这小子竟敢死赖着不出，莫非天生就是个逆种？

鸡眼李预感到不祥了……

金 七 爷

若以掏钱而论，此人当排次席。

金七爷，原名金一脉，时年三十刚出头，个头儿不高，虽瘦小却蛮精神的。眼睛里白的多而黑的少，故天生一副顽劣的贵胄相。常着一领夏布长衫提着鸟笼子漫步于大裤裆胡同的街头，也常哼哼着京戏唱着小曲儿出没于“裤裆”里的茶楼和酒肆。脾渺一切，典型的大闲人一个。各路诸侯见之无不点头哈腰，恭恭敬敬称他一声：小祖宗！

是令人不解，却别有缘由……

遥想当年，乾隆爷下旨重筑这朔方古城之后，曾钦命一位宗室贝子率部北上

戍边。而这位封疆大吏也果不负皇恩浩荡,竟在率领一支八旗子弟兵的同时还带来了另一支“队伍”。诸如唱戏的、卖笑的、玩鸟的、架鹰的、保镖的、算命的、专治杨梅大疮的、特卖丸散膏丹的,还有那些擅长调制各类京味美食的诸多高手,而一世鸡眼李便是其间身怀绝技者之一。均依傍据传是先皇北巡时御马踏出的御泉井,苦心营造起颇具京韵京味儿的“塞外小天桥”。好您哪!缺了这份儿难割难舍的吃、喝、玩、乐、泡,还怎么让将士们在这荒凉的口外为皇上肝脑涂地?当然,紧靠御泉首先便有了贝子爷下令建的朔方贝子池,随之对面便出现了与之配套的酒楼和茶肆。三足鼎立,紧扼“裤裆”部位。只不该随军而来的市井好汉也均不甘落后,竟蜂拥着东西而向纷纷盖起了各显其能的小门面儿。竞相争土,日久成斜,最终形成了现如今这条极其形似的大裤裆胡同。俱往矣!现如今贝子爷和他那支八旗子弟兵俱都灰飞烟灭了,而各路市井能人的后代却仍在胡同里操着旧业。也许是为了感恩、也许是为了怀念,至今老少爷们仍把这位带领他们北上的贝子爷,尊敬地称之为:老祖宗!

此称谓颇令人浮想联翩……

没错儿!当今这位金七爷虽只能算个歪瓜裂枣儿,但他却是昔日威风八面贝子爷的嫡传后裔。德泽后世,愣被公认为大裤裆胡同的“小祖宗”。而绝少恭维,却只为从身世上区别当年的“老祖宗”而已。也难怪!贝子爷的后辈儿孙竟一茬不如一茬,败落到最后更晃晃悠悠只剩下了金七爷这孤独一枝。在其父之时曾有中兴之相,金七爷自幼即在鞭子下熟读了经书子集以至精通了满语满文。可谁料老子一死儿子就原形毕露了,愣把贝子爷旧宅卖掉一头扎进了大裤裆胡同。“裤腿”口另置一处小院,坐吃山空专和三教九流的市井之徒交起了朋友。除殍尸的“鞭杆子”不来往外,就连妓院的“大茶壶”也颇和他谈得来。如若提到“七爷”之称更令人叹息。明明残苗儿一株,何来行七?他的回答倒也飘逸:七爷者弃也!听听!再到哪儿去找这样洒脱败兴的“小祖宗”?但无论如何败兴,日久天长这位爷竟成了塞外王府并不可缺少的人物。

既是“一宝”,也是“一害”……

先说“一宝”。金七爷集老祖宗之大成,绝对称得上是吃、喝、玩、乐、泡等拔尖儿的行家里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故自然而然便成了市井百家孰优孰劣的